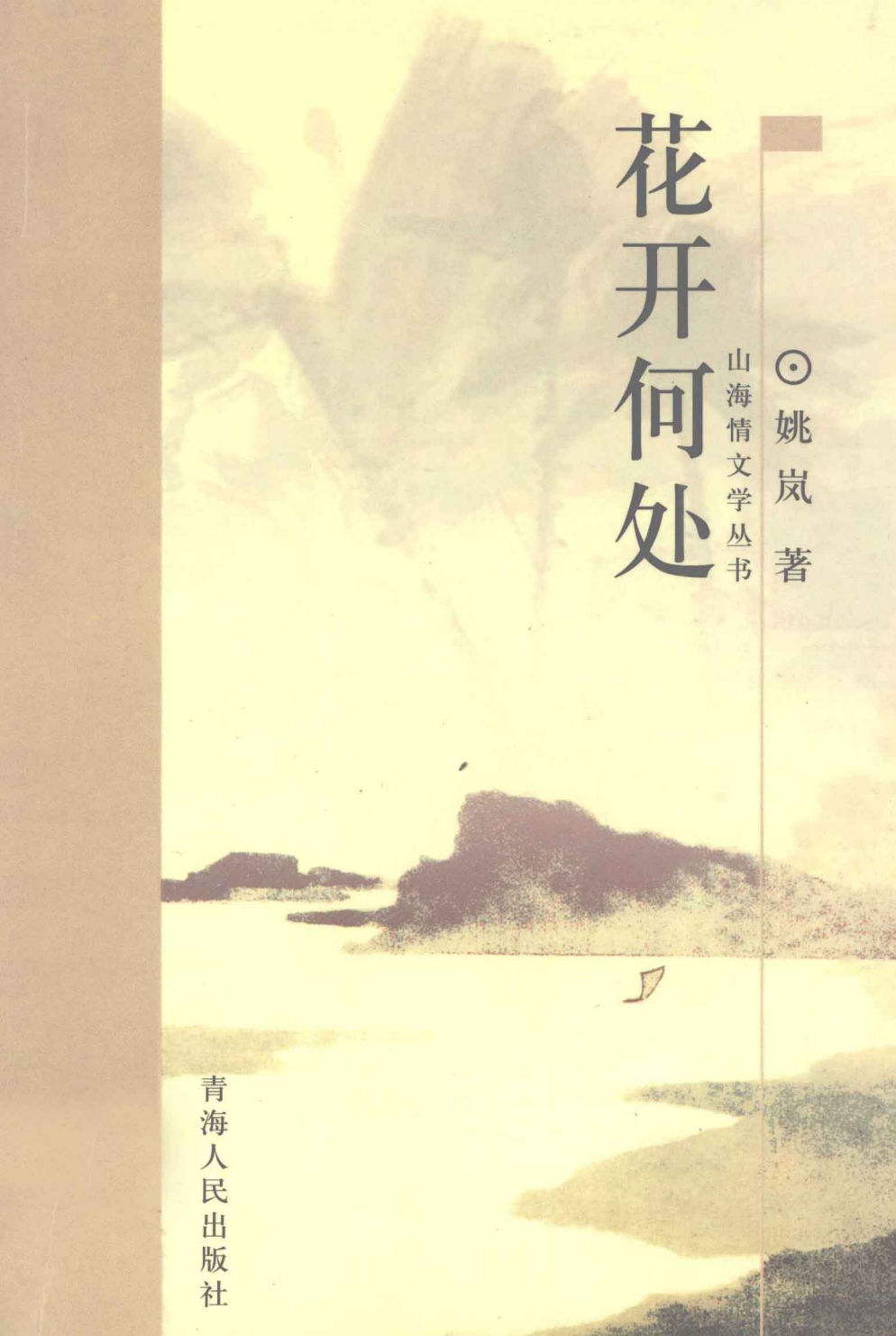




花开何处

◎ 姚岚 著

山海情文学丛书

青海人民出版社



花 开 何 处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岚 著
藏 书 章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开何处/姚岚著. —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3.4

(山海情文学丛书)

ISBN 7-225-02344-6

I. 花... II. 姚...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
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9776 号

山海情文学丛书

刘毅 主编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发 行: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总编室)
发行部: (0971) 6143516 6123221
印 刷: 正定县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37.75 印张
字 数: 91 万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7-225-02344-6/I·448
定 价: 78.00 元(共六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为什么需要写作？

——序姚岚小说《花开何处》

潘 军

不久前，经老友唐先田先生引见，我与姚岚在合肥有了第一次的见面。她与老唐是宿松老乡，老唐在电话里说，他的这位小同乡完成了长篇小说的处女作，马上要付梓印刷，希望我能写篇类似序的东西放在前面。对这种事，我历来是不轻易做的，原因是我觉得这样的序言难免显得生硬，何况我自觉也还没有到达作序的年纪。但是，我后来还是接受了这个要求。我是安庆怀宁人，就这样的地理范围而言，我们也是老乡。家乡能不断有青年作者出现，总是令我高兴的。

姚岚长期生活在基层，中学教师出身，现供职于《宿松报》社，在大学读书时期便开始发表作品了，已经出版了一部小说散文集《越狱》。她的工作经历也就是由“说话”和“写作”构成的。这样的基础与训练使她与生活有了天然的亲近，也容易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她无疑是勤奋的，也有相当的能力，按照这样的方向走下去，我们有理由相信她会越写越好。这部《花开何处》就是写了她本人所熟悉的生活，写了在偏远内地的一个小县城里，几个不同性格的年轻女人的坎坷经历与情感波折。她是用女人的眼光在看女人的世界，也是在用女人的笔调在写女人的情怀。尽管这部作品有些急就，在叙事与结构上都还需要推敲，但我还是能感受到这样的气息，也能从中窥出她本人的真诚体验。

不过，那次的见面我倒没有具体谈论这部作品的得失。我对她只提了一个最朴素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写作？对于一般作

者,这个问题简直就不是一个问题,但对有志于把写作当作事业并且进行下去的人来说,这个问题则是个首要的问题。因为它的定位会直接影响到你今后的发展轨迹。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首先需要说明,现实生活中有多种多样的写作。在所谓文学圈子里也自然就有五颜六色的作品了。这一点也不奇怪。目标的不同,也就意味着出发点不同。写作究竟会给写作者带来什么呢?难道除了名利,除了会引起周围对你的重视和官方对你的青睐,就不会剩下点什么了?这些年我们看见过许多的“文学爆发户”,却很难发现一个货真价实的好作家。因为,做这样的爆发户显然要容易得多。譬如投其所好,譬如迎合市场,譬如为一部电视剧这样的东西提供剧本,都是捷径,也更容易奏效。但是,要在文学上不断树立专业目标,那就不会这么轻松了。这样的写作与这样的文学,从来都是寂寞的。1985年我在一篇随笔中提到“自己的小说”和“需要的写作”,我认为一个写作者只有像蜜蜂采花那样,凭借自己的趣味与判断,在喜欢的花卉上停下来,那便意味着她会拥有一份快乐的写作,也才会产生“自己的小说”。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文学道路只会越走越窄,因为它很难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实惠,能给予你的,恐怕就只是一份心灵的慰藉了。然而这样的写作是高贵的,因为它是一种表达的需要,是一种你面对世界需要倾诉的欲望满足,也是对你自身的永不停息的挑战。只有当写作融入到你的血液之中,成为你的骨质,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说,这样的写作是幸福的。

我希望姚岚女士在这样寂寞的路上留下轻松的步伐。

是为序。

潘 军

2002年10月5日,合肥凤巢园

(注:潘军,著名作家,中国先锋派实力作家之一。唐先田,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作家,评论家。)





同玲



王雪莹
2011年一月

无院



夏画
2011年1月

目 录

一	日子越过越乏味·····	(1)
二	带尾巴的旅游·····	(15)
三	女人的位置·····	(25)
四	缤纷的呼唤·····	(33)
五	一路顺风·····	(40)
六	向上的阶梯·····	(44)
七	褪色的旗帜·····	(52)
八	不识庐山真面目·····	(59)
九	多一点调味品·····	(64)
十	谁知心寂寞·····	(67)
十一	也该有乞怜的时候·····	(71)
十二	夏夜的感觉·····	(76)
十三	需要你的智慧·····	(78)
十四	晕车·····	(85)
十五	情爱无永恒·····	(90)
十六	两性本一体·····	(95)
十七	贪吃乔麦卷·····	(98)
十八	祸不单行·····	(104)
十九	一晚情义·····	(109)
二十	忧郁的黑眼睛·····	(112)
二十一	为情所困·····	(116)
二十二	天外天·····	(121)
二十三	家的感觉·····	(128)
二十四	心裂成了两半·····	(134)
二十五	玫瑰园花开·····	(137)

二十六	在爱河中漂流	(143)
二十七	河流与山坡	(149)
二十八	船好要桨好	(153)
二十九	好花不常开	(157)
三十	寒星冷月	(163)
三十一	红叶商场盛衰	(165)
三十二	女人的疯狂	(171)
三十三	呼唤	(174)
三十四	约会	(178)
三十五	活得太累	(184)
三十六	温情的呵护	(186)
三十七	南下寻梦	(189)
三十八	生命的常理	(193)
永不说“放弃”		
	——《花开何处》后记	(196)

一 日子越过越乏味

“如果你老是这么忽略我，就不要怪我喜欢别的男人”，——司玲在卧室里终于等来了疲惫不堪的丈夫龚佳奇，她说这话时严肃的神态终于引起了龚佳奇的警觉。龚佳奇看看表，已是子夜十二点一刻了，近几天段考、阅卷，又赶写一篇论文，已连续熬了好几个夜，浑沌的大脑已记不清有多长时间没跟妻子亲热了。他有些抱歉地笑笑，伸出右手理理妻子额前的头发，仍是掩不住倦意，深深地打了个呵欠，说：“有话明天再说吧，对不起，我太累了。”头一挨上枕头，人便软沓得如一堆稀泥，才分把钟，如雷的鼾声就响起来，弥漫在粉红色光线的空间。司玲气恼地一翻身，委屈的泪水奔涌而出。

旁若无人抑扬顿挫的鼾声搅得司玲心烦意躁，辗转翻侧，半小时后，她气恼地一下子掀了被子，坐起来，怒视着龚佳奇半张着嘴、一口黑牙的丑陋睡相，一眼瞥见对面壁上的画“天长地久”，心中一股无名火腾起老高：还“天长地久”呢！我现在是一天也难熬下去了！当初怎么就瞎了眼，跟上了这么个蠢货！

正想着，鼾声静止了，司玲转回头来，还觉得奇怪，忽而“嗤——”的一声，从龚佳奇空大的鼻孔里冲出一股细长的刺耳的声音，伴之以“叽叽——叽叽——”尖锐的磨牙声。司玲再也忍不住，光脚冲下来，将壁上的画框“天长地久”一把扯下，猛力摔下地，“哐——”画框断裂开来，声音在静夜里分外爆响。龚佳奇一下子坐了起来，一脸惊愕地睁大眼睛看着怒目而视的司玲，转眼看到地面上的画框碎片，仍是不太明白，懵懂地问道：“你怎么还没睡？”“我叫你睡！你干脆睡死吧！”司玲抓起一个枕头朝龚佳奇猛甩过去，“拍——”正打在脸上，龚佳奇摇摇头，这才彻底清醒过来。

“老婆，你到底要怎样？”龚佳奇穿上拖鞋，伸出胳膊围住司玲，拉往床边，“有话躲在被子里讲，这样站着会冻病的，薄？”清醒过来的龚

佳奇又是往日的那种兄长般的神情语气，令司玲不好再继续发作，怕邻居听见，只好任由龚佳奇拉往床上，服侍躺下，盖上被子。司玲转身，将背对着龚佳奇。龚佳奇也不气恼，永远一付好脾气，手搭上司玲的腰，被司玲恨恨地甩下。“你干嘛要这样呢？这多不好。我真的太累了，老婆，不然要好好——”话没说完，吐词便渐渐模糊，双眼已合上，不一会，鼾声又响起来。

鼾声就挨在司玲耳后轰响，司玲再也忍受不了，回头一推，将龚佳奇推得仰面八叉，人却没有再醒。司玲注视了一番，45岁的龚佳奇额上深深的皱纹有如扒锄的尖齿，将司玲的心钩得隐隐作痛：当初自己怎么会看中这么个笨蛋！瘦小的个头，高度近视的小眼睛，整个儿活像电影里那个日本佬龟田！而且比自己整整大10岁。

司玲索性起床，披衣坐于书桌前，想起18年来的日子，泪水迷蒙住双眼。高中时的司玲，纯真而活泼，父亲在供销社，母亲在食品站，都是肥单位，布票、油票，甚至买肉、买鸡蛋……许多老师同学都为此来找她帮忙。同学们星期日有时还被她邀到家里加餐，平时有什么饼干瓜子之类，她都不吝啬，碰上谁给谁。司玲被同学们捧上了天，这让同位的同学洪叶一直愤愤不平：不就靠父母嘛，有什么了不起！

洪叶家在洪家坞——一个较偏远的山村，每个星期六下午步行20里小路回家，星期日下午又挑着米和腌菜往学校赶。每星期的生活费不超过5角。学校那时种了不少地，分到各班学生自己种菜，洗干净了又卖给学校食堂，当然比市场上便宜，所卖菜款留作班上开支。——学校卖给学生菜的机会很少，一般是老师食堂卖不了的便转卖给学生，一小碗豆角5分钱，一小碗青菜汤一分钱，洪叶餐餐吃妈妈做的腌菜，菜里油少，两三天就发了霉，却不敢拿到同学家去过一下锅，硬撑着这样吃，有时饭卖完之后，从教师食堂会端过来一些青菜汤，一分钱一瓢，她会挤过去买上一份，也就几片菜杆菜叶浮于绿水，油量极少能见，但能买上一份对他来说也是幸事。洪叶挤在同学丛中买上一份后，喝一口，心中往往愉快地计算：一餐1分钱，一个星期也才一毛八分钱呢，如果不回家，免走那么远的路，我一个星期才花一毛八分钱呢！

那时的司玲时常揣着用5分钱买的一盅瓜子，在位上偷偷吃，老

师在上面讲课,司玲一边听一边记,同时也一边嗑着瓜子,洪叶在一旁闻着瓜子香,禁不住馋劲,也偶尔讨几粒嗑着,但大多时候却不好意思讨要,司玲也不主动给她,一酒盅瓜子,才几粒?老师也能发现司玲的吃零食习惯,而且也不知是谁长嘴打了报告,班主任私下找过司玲,司玲只不过将公开吃改为偷偷吃了。唯有龚佳奇——司玲的数学老师从未讲过她。到高二时,原班主任调到教育局去了,龚佳奇出任司玲班上的班主任。

龚佳奇瘦瘦小小的,个子不足 1.65m,戴一副深度近视镜,总是穿一套蓝色中山装,风纪扣也紧紧扣着,薄薄的嘴唇能说会道,知识渊博,是省重点师范大学毕业的。毕业时 25 岁。虽说有大学本科学历,但吃商品粮的女性少,看不上他,而吃农村粮的女孩子,他也看不上,故而两三年过去了,仍是“门前冷落”,不知恋爱是啥滋味。

司玲读高二时已 18 岁,18 岁的女孩子正是花季,家庭宽裕,营养不缺,衣服较之同学更是光鲜许多,自然在男孩子眼中要多几分娇美,加之令人眼热的“商品粮”出身,更是叫人望尘莫及,巴结她嫉妒她的都大有人在。

恢复高考已是第 6 年了。这所中学至今还没一个女生考取大学。司玲的成绩在班上只能算中等,语文还可以,倒是数学极差,一提起函数,更是头痛。向龚老师请教过几个问题,但讲着讲着,龚老师便发现她的思维不知跑到哪去了,眼睛大睁着却无神,茫茫然的样子总叫龚佳奇摇头叹气说无奈。

到最后一个学期开学后,司玲找到龚佳奇说:“龚老师,能不能在星期天为我补课?”“行呀!”龚佳奇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

星期天,龚佳奇便不回老家,在学校里给司玲“吃小灶”,那时学校老师大部分家属在农村里种田,周末必得回去,留校的极少,学校里出奇的冷清。司玲第一次来到龚佳奇的鸽子笼宿舍,带上了读高一的妹妹司仪,并带上了十个鸡蛋。那时的鸡蛋很金贵的。龚佳奇一见,慌忙说:“这不行这不行,你怎么能带东西来?”

“我妈让带来的,不碍事,我们家养了许多鸡。”司玲这样说。龚老师,这是我妹妹司仪,在高一。

龚佳奇一见,司仪与司玲长得一点不像,就笑了:“怎么你妹妹一

点不像你？”“她像爸，我像妈。”司玲笑着说，司仪满脸通红，也跟着微笑。

补习的过程，司玲时常叽叽喳喳，东插一句西插一句，而司仪却文静得如一尾小鱼，悠在浅水中，睁大清澈的双眼，看着题目，认真听着龚老师的讲解——虽然她并未曾学过这些内容，一知半解，但她一直认真听着。

再后来，司玲来补课时，司仪没跟着。司玲开始对数学发生兴趣了。快近段考前，星期四下晚自习后，司玲说要问老师题目，不同司仪一块回家，径自上了龚老师房间，教完题目已是11点，校园里一片漆黑，司玲要回去，龚佳奇一见外面，不放心，说：“等等，我送你。”走过街道，便是一片小麦地，空旷的路，僻静得很，再往前走，才是食品站阔大的院子。走着走着，一只猫样大的东西迅疾地从眼前十来米处横穿小路，吓得司玲一声尖叫，往后一退，正撞到龚佳奇怀里，龚佳奇顺势拥住她，轻声问：“没吓着吧？那肯定是黄鼠狼，别怕！”

司玲惊魂未定，抓住龚佳奇的手不肯放。龚佳奇就牵着她护送着往前走。手牵着手，一种奇异的感觉慢慢在司玲心中膨胀。是兄长式的呵护么？司玲心中一直说不出。直到现在——35岁了，孩子已14岁，司玲才明白：那确实仅仅是一种被呵护的感觉，只因司玲没兄长，那种感觉才显得“奇异”。

也许是急于想做第一个女大学生，也许是想体验那种奇异的感觉，司玲自此便老爱在下晚自习后找龚老师问题目。终于被班上的“瘦子张子友”发现苗头不对，跟踪追击，便将所见公诸于同学，加上十八九岁的幻想，“老师与学生谈恋爱”，便在私下漫传开来。家里最先知道讯息的是司仪，司仪知道后大吃一惊，觉得姐姐特不要脸，怎么可能与老师谈恋爱！——那个年代“情”“爱”之类仍很神秘，同学之间尚不多见，何况师生？放学时，司仪等到姐姐，一见面就直截了当地问：“姐姐，人家说你跟龚老师谈恋爱了？是不是真的？”

“没有。你别听别人瞎扯！”司玲矢口否认。

“你脸红了，你扯谎！你不要脸！”司仪忽而骂出一句。

“你才不要脸呢！你还写过情诗。”司玲索性还击。

司仪气得泪水出来了，恨恨地盯着司玲，看了半天说：“我——我

告诉妈妈！说也不怕！”司玲气头上也豁出去了。

妈妈知道后，问司玲到底怎么回事，司玲照直说，快 50 岁的妈妈深感问题的严重，必须找龚佳奇当面问清情况，于是同司玲爸爸司克勤双双找到学校，质问龚佳奇。龚佳奇阅历不广，遇此架式先自矮了一截，心虚地否认说只是怕司玲吓着，每回送司玲回家，并没有把她怎样。

司玲妈厉声说：“真的没有把她怎样？为什么学生都传得沸沸扬扬？”

司克勤说：“龚老师，我们这次就相信你的话，但司玲快要高考，再在你班上也有许多不便，我要求换个班。”

“随你随你。”龚佳奇一个劲说。“但这事要同别的班主任商量的。”

“就放到她表叔班上，不通过学校了，免得事情闹大，对你也不好。”

龚佳奇只能一个劲点头。这之后两人断了来往。

两个月后，司玲高考落选。龚佳奇找过司玲，劝她复读，司玲坚决否定，说：“即使考取了，不也就是解决工作么？我妈可以提前办病退，我接替，在食品站做出纳，比你们大学毕业当老师还吃香呢。”

一切果真如司玲所言。接替上班三个月后，司玲熬不住寂寞，晚上去找龚佳奇看电影，之后偷尝禁果，有了第一夜便有第二夜，师生恋爱便成了既定事实，父母风闻后也无他法，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好在龚佳奇有固定工作，还是大学生，人也本份。

司玲刚过 20 岁，便成了新娘。21 岁上生下女儿晨晨。随之而来的便是锅碗瓢勺吃喝拉撒，一点浪漫情调也没有了。这令司玲心中有苦难言懊悔结婚结早了。

好在龚佳奇年长许多，一向以兄长式的脸孔出现，大小事都让着司玲，对妻子女儿爱护有加。

司玲上班不忙，孩子有丈夫带着，自己时常是挽着毛线织衣服，东家串到西家，张家长李家短，渐渐练出一张快嘴，时常惹出一些小纠葛，这令龚佳奇大伤脑筋。

90 年代后，食品站便不吃香了，早先那几排临街的青砖瓦房日

见低矮灰暗，墙土斑驳，街上卖肉的屠户日渐多起来，顾客远远的就被热情地招呼着，人们自然再不愿上食品站看那些冷脸。

司玲的工资也开始不能按月发放，单位的福利也愈来愈少了。早先的破鸡蛋、剩肉全是几个人分了，而现在要抵工资。司玲的良好感觉开始削减，直到有一天，站长宣布，将临街的房子全改造成店面，租给本单位职工，租金用来发放退休人员工资。过惯了悠闲的日子的司玲这下真的傻眼了。

倒是龚佳奇心中并不焦急，这几年教师地位一个劲往上涨，工资也一个劲往上涨，龚佳奇早就拿上了高级职称，每月工资接近 1000 元，加上什么补课费，节假日加班费，课时津贴等等杂七杂八，一月有一千好几。在这个小镇，可以过上小康生活。早先食品站那么红火，司玲在家中颐指气使的。而现在，下岗了，看你还骄傲到哪去。龚佳奇心中甚至有些窃喜。没想到，司玲反倒天天摔锅踢盆，脾气越来越坏，越来越大。龚佳奇不接口也不骂，接口往往就上火，小房子里硝烟弥漫。正上初三的女儿小晨实在看不过，有时忍不住抱怨：“妈，你再这样，我就去学生宿舍住了。人家要问，我就说我妈常吵架。”

“滚吧滚吧，你们都给我滚，滚得远远的。我要饭也不会向你们要！”司玲狠狠地吼叫。小晨便小声嘀咕：“我妈是不是到了更年期，怎么老这样暴躁，鸡犬不宁。”

龚佳奇心知司玲的暴躁全是因为心理失衡引起，分来的店面司玲不会去当店主的，她一向自在惯了，怎么坐得住？一商议便转租出去。闲得无聊，偶尔打麻将，赢了便大欢喜，输了，一家人就陪着受罪，老调重弹，一会这样不顺眼一会那样看不惯。父女俩像老鼠见着猫，吓得挨墙走，生怕惹着了她们。

但老这样也不行。于是，龚佳奇便托妹妹龚晓为嫂子谋点事做。龚晓在枫亭镇当副书记，仅仅在本镇范围内有些能耐，出了镇就难了。现在找饭碗的人多了，你一个 30 多岁的又无一技之长的妇女哪有什么好工作？等了好几个月，也没音讯。司玲要面子不去问，龚佳奇打电话问了几次，妹妹说：“哥，不是我不帮忙，实在是我的能力有限。在我们镇的竹编工艺厂做手工活，不知嫂子愿不愿干？”龚佳奇放下电话就问司玲，被司玲一顿臭骂：“你把我当成了什么人？整天